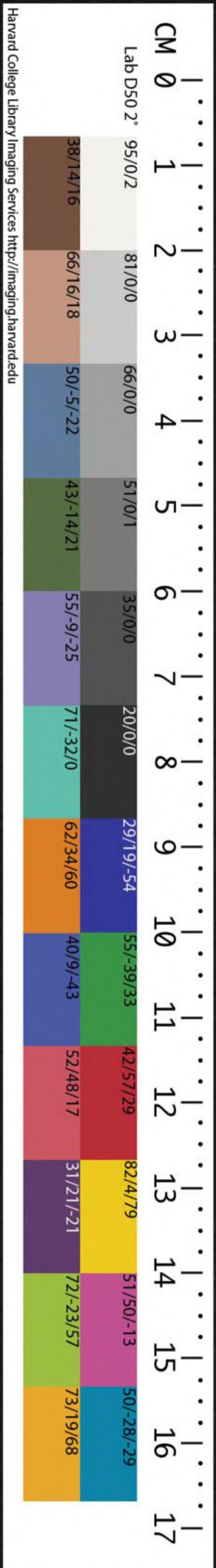


22
CHINESE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12 1933

T 2530/392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隆按六人同傳以皆明哲保身

茅坤曰雋不疑

多大略班掾叙

次亦多風神有

書意漢書列傳

為最

隆按治春秋一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一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

師古曰雋音字充反又辭充反

治春秋為

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

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

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興

制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

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欄具劔應劭曰欄具木標首之劔欄落壯大也晉

灼曰古長劔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劔木首其狀以此師古曰晉

說也是也欄音焉佩環玦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佩之玦也帶環而又著玉佩也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袞衣博帶師古曰袞大裾也言著盛服

至門上謁師古曰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

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

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

迎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躡謂納履木登堂坐定不

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師古曰瀕

勝之字也舊久也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

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師古曰

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

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

無不洒然變色來

茅坤曰有畫意
本史記范睢傳

王楙曰顏注公
子勝之字也余
謂此公子者如
言貴公子耳非
稱其字

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

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

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

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

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其母輒問

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幡即不疑多

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

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

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襜榆著黃冒師古曰

循禪衣檐音昌瞻反榆音踰冒所詣北闕自謂衛太

唐順之曰沒頭
沒緒突起案

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梯冒也

黃震曰不疑剛
血能斷其引嗣
贖以折於太子
特一時應卒之
機耳於經義不
合蓋昭帝親受
先帝天下太子
久廢君臣之分
久在使疾太子
尚存亦不過退
就藩邸奉朝請

耳與衛軌不受
命而自立以子
拒父者不類也

唐順之曰每備
太子首尾中間
忽竄入此敘事

唐順之曰如常
山之蛇比叙事

又曰頭腦至此
方見

隆按宋高宗時
有詐稱永福公
王者帝受而不
疑後為章太后
所發帝始悔之
當時臣子胡不

子師古曰公車以聞師古曰公車詔使公卿將軍中

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

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

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

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師古曰安不疑曰諸君何患於

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軌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

曰蒯瞶衛靈公太子也蒯瞶得罪於靈公

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軌嗣位而晉趙鞅納蒯瞶於

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

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軌曼姑之義

固可以距蒯瞶也軌之義可以立乎衛太子得罪先

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

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

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

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

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

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他皆類此本夏陽

人姓名方遂居湖師古曰湖縣名以上筮為事有故太子

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

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師古曰幾即詐自稱詣闕廷尉

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

引馬不疑之言
告於君也

茅坤曰二疏多
澹宕而班掾指
次洛相當

王樹曰疏之
為元帝傳與石
頭為仇貪位不
去卒為顯所陷
疏廣亦為元帝
傳與許作為惡

飄然引去伯莫
能肆其疏
事體一同然安
危不同者去就
之執異也且帝
仁柔不斷廣蓋
孰察其為人今
吾結怨於權貴
逆知非異日保
身之地故一旦
引知足之分父
子相携而去之
人徒知疏廣之
去為高而不知
所以去者蓋以
此耳東坡謂
疏之去蓋鑿韓
楊趙蓋之誅弟
弗考耳
隆按以建功立
業言則二疏未
可去焉報君也

東市一姓張名延年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

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宮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

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

如以明哲保身
言則二疏為可
上為遠害也今
觀其言曰懼自
後悔則其意可
知王氏之論是
也
隆按上疏乞骸
骨加賜黃金此
傳中關鍵
王宗沐曰疏廣
受乞骸骨太史
公為之傳後唐
楊巨源去韓愈
援為比而張之
古之仕而知止
者其照耀光重
于世如此

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

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

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

張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饯

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

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

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

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居歲餘

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

君時頗立產業基址師古曰幾讀曰幾今日飲食費且盡宜

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師古曰幾讀曰幾今日飲食費且盡宜

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諄也音在內反顧自有舊

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

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

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

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

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

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也師古曰郟音啖其父于公為縣

隆按不為子孫
買田宅亦從知
足知止得來

隆按惠養老臣
應前歸老故鄉
句以壽終應前
以壽命終句

隆按東海孝婦
一段詳決獄平
之實為後自言
治獄多除德伏
耶

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

日羅羅郡中為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

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

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未丁作少奈何。

其後姑自經死。師古曰不欲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

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

府。師古曰府郡之曹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

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

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因辭疾去。太守

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

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於是

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

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

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

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

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

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

定國繇是為光祿大夫。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

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

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

隆按定國少學
法于父以下為
後自言子孫必
有與者伏案

黃震曰定國身
為九卿猶迎師
身執弟子禮今
無是矣為廷尉
十八歲不遷今

亦無是矣
其過曰楊惲坐
語言怨望而廷
尉以為大逆不
道以其時考之
乃于定國也史
稱民自以無定
言其然也
吳京曰春秋者
公是公非之書
折獄者之準也
惟定國迎師學
春秋以故民自
以不冤

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
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
不冤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敘定國子承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冬
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為廷尉十八
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
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
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立位八年論議無拂後貢
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言與定國不同定國明習

茅坤曰漢時吏
於盜發不為追
而反禁亡家蓋
以當時數為科
條坐部中多盜
者故也此則辟
之治河而障以
堤者

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言事者可定國所言然上始即位關
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上於
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師古曰五日一聽朝故云朝日也入受
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曰賊發不得恐負其人致其罪也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
亡家師古曰亟急也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
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
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謂令長丞尉民田有災害
吏不肯除收趨其租以故重困關東流民飢寒疾疫
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

隆按兩叙詔條
責皆為定國辭
職張本

猶恐不贍。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條
狀。陳朕過失。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
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
子相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
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史及東方人言不相
也。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
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
對。師古曰。言能防救。對。已。不。宜。各。以。實。對。母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
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
事。大錄于君。師古曰。大。錄。總。錄。也。能母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

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
不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
聖者乎。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
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顛焉。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
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
疾。定國遂稱篤。固辭。上廼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
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謚曰安侯。子永嗣。少時耆酒。
多過失。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為侍中。中郎
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
為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

隆按上書乞骸
骨賜車馬黃金
其傳中謂建詔

隆按擬定國父
一以與篇首相
應作結案

又按馬史傳酷
吏每以子孫興
滅為世勸戒班
史于公傳亦云

茅坤曰廣德無
它異材指所可
表見者特諫獄
與乘軛兩事耳
而班摯以其官
御史大夫僅十
月歸免而郡縣
其安軍傳于孫
頗與二疏相似
故勒傳而附之

隆按直言諫爭
句是此傳綱領

徐中行曰廣德
諫射獵耐祭二
事侃侃纔數語
而足可以為諫
法

劉子暉曰噫廣
德列血之言誠
過矣然廣德不
先發此言以激
上心則張猛之
言未必見聽也
事君有犯無隱

帝長女成帝姑也小作有昭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

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閭

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

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

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

舍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

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修為

博士論石渠師古曰石渠閣名也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

府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醜藉師古曰醜言如

薦藉也師古曰醜言如醜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

泰時禮畢因畱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

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師古曰撞

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

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耐祭宗

廟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

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

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

上師古曰不得立廟也一日以見死言不以上不說先歐光祿大

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歐導乘臣聞主聖臣直乘船

廣德有之然元
帝亦可謂能納
諫矣

隆按乞骸骨賜
車馬黃金此傳

中關鍵語

隆按舊疏于薛
皆以名節高入

傳文古調有幽
致讀之如高山

流水之音

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

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也。乃從橋。後月餘。以

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年穀不熟也。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

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

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

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蓋亦

古法韋孟詩云。縣車之義。以相小臣也。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勿水

國之縣也。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

為順陽長。洵邑令。師古曰。洵音詢。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

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師古曰。傳讀

日附。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畧同。自

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

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

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

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息。政令清矣。然

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

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

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師古曰。迹謂求其踪跡也。昔者帝堯

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

凌約言曰。大本不立。暗指孝道有事

王維楨曰此書
以孝為言俾
上自悟是善于
進諫者

曰天地之性人為賢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
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
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
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
稷而以配天臨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為周之始祖
少追王太王王季以及后稷是不以卑
尊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
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
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
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二窮師古曰今文上
泰誓之辭
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幽州

茅坤曰此即周
禮弛禁之條

師古曰日行
音下更反

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俸有意者

師古曰日勞
俸謂勸勉

也勞者恤其勤勞也
俸者以恩招俸也

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

急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遷丞相司直坐法

左遷朔方刺史

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
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

復徵

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案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

勳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

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遂就上既罷昌陵以長

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為長雖有善言

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

師古曰
前議謂

罷昌陵

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

師古曰尚
書禹貢載

劉子暈曰班固謂平當遂巡有耻又謂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若審阿諛烏得謂之有耻乎當為相纔數月觀其不受侯而退過於公孫洪推主之流矣隆按當不肯受侯印數語為夸耻子所難及較之二疏不以賜今累子孫同科附傳之意以此上書乞骸

骨賜養牛上尊酒此傳中關鍵語

隆按周勃之相文帝亞夫之相景帝父子功業過韋平二家遠甚孟堅弗深考爾

李坤曰漢初王國不得補朝官已而中改必由昌邑王與宣帝以民間起家即帝位故時從隆者並得職起

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當明此經故使行河也
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
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
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一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
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眾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

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

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君其勉

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也

彭宣字子佩淮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假治易事張禹舉為博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

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為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不得在京師數年復入為大司

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

高位故為改制如此

令丁傳處爪牙官。迺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言。上迺召宣為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師古曰：美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以為言。臣資性淺薄，年齒

隆按：顧上疾印綬乞骸骨此傳中關鑄語

老眊。師古曰：眊與老毛同。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

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竢宣滿，帝怒，莽白太后，策宣

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

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

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

居國數年，薨。諡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迺絕。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

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案，亦其次也。于定國

父子哀鰥，哲獄為任職臣。師古曰：哀鰥，哀恤鰥也。薛廣

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遠遁，有一心。彭宣見險而止。師古曰：遁

劉子暈曰：余觀不疑為政初，亦尚嚴賴督切之訓，故不至殘酷。耳其議論容飾頗近豪俠，然不疑誠奇才，考之當世，其倫匹尚多也。西漢士大夫

天封保保位日
以成風廣後獨
行正足之計名
車一時庶頑立
其人非

讀與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事不...

吾國燬乎蒙蓋曰則矣。轉于至。王莽與歟。發
甲發對其國。莽則宜末。豈始不願黃金安車。噫。黑宣
轉國家。幾幾內。也。對光。新。博。豐。冊。臨。昔。其。土。大。同。空
曰。對。吾。斯。事。日。寡。也。斯。未。效。也。出。于。夫。邦。吾。廣。非。此。以
平。矣。甲。發。了。謂。骨。禮。澤。里。與。實。說。而。登。莽。自。太。司。東。宣
夫。邦。與。昔。也。夫。博。夫。夫。亦。吾。廣。貴。志。願。土。大。同。空。具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二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云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

物貢金九牧以鑄鼎象物。祭自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伯夷叔齊薄

之。餓死首陽。不食其祿。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

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而孟子亦云。聞伯

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

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

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此四人

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師古曰即今之商州商雒縣山也以

隆按此傳本叙
王貢兩龔之屬
却先歷舉古之
自繁之士總提
於前又歷舉當
時清名之士總
結於後以為王
吉輩發端云
茅坤曰史記缺
此一編班掾稍
及錄之然尚未
詳以世主褒寵
利條不著也
田汝成曰四皓
名字當讀為綺
里季夏而後人
誤讀為夏黃公
者亦猶樂正業

三慎中上已語
留侯傳此等句
語用之于傳中
則可用之十持
論之中恐非所
宜

黃震曰嚴君平
僻學其不忘與
人為善之意則
美

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_至其後，呂后用
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東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
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
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
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輔史錄云：子真名僕，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真皆其字也。皆修
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
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_出而終。君平卜筮於
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有邪惡非
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
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_{本固右其字}執導之以善。從

隆按莊周避帝
諱改嚴周

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
肆下簾而授老子。師古曰：肆者市也。列所坐之處也。博覽亡不通，依
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師古曰：嚴周即莊周。揚雄少時
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
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
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
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
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
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
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來表曰伯夷叔齊不可尚已四皓有安儲之功子真辭于鳳之聘嚴君平隱於卜而教人不忘忠孝是非徒隱者蓋隱而有德者也欲為王吉貢禹兩龔作傳而先之以此殆擬人以倫者歟隆按自其後谷口至此當鄭嚴兩若傳又按此段總結上文

蓋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孟康曰益何不也言何不因名

卿之執以求名韋昭曰言有勢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揚子以為不然唯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

幾而自立揚雄以為自蓄其德則有名也庶梁齊楚趙之

君非不富且貴也惡虐成其名谷口鄭子真不訕其

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

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玄默無欲也師古曰

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為苟顯之業久幽

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諸之也

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寶乎自此已上皆揚雄之言也自園公綺里季黃公丹里先生鄭子真嚴

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

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

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丞漢舊儀以為主治庫兵

者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

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

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

中心惻兮師古曰憤國匪風之篇發發飄風貌揭揭疾驅貌惻古但字傷也言見此飄風及疾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

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

杯希元曰逸遊之樂一則傷性一則虧性故言一則虧性故言一則虧性故言佳如大呂黃鐘鐘聲乎有餘韻牙坤曰吉跡本經術而文章之古與古伊訓說

命相表禪

王鏊曰王吉之論可以為人君進德之助養生之法

林希元曰引召公事欲以為法

今之獨獨然者非古
有道之車也故傷之
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縣曾

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

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

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

不伐其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茅甘棠勿剪勿伐

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臣瓚曰搏促也師古曰馳騁

不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叱亦吒字也音竹駕反手苦於箠轡師古曰

馬策音身勞虐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

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屢薄師古曰屢與偃同言

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迫也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曰奕

柔也音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宗尊也又非所以進

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屋也旃與繒同

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

德師古曰訢師古曰欣字其樂豈徒銜楛之間哉師古曰銜馬銜也

休則俛仰張揖以楛為馬之長銜非也楛音其月反誦信以利形師古曰形體也

進退步趨以實下如淳曰今人不行則膝已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

練減專意積精以適神師古曰臟五臟也練其氣也適和也於以養

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

林希元曰數以

要脆二句總括

上文馮式以下

九句意

隆按非所以全

壽命之宗進仁

義之隆二句收

結上文下文廣

夏之下一段說

進仁義之隆意

休則俛仰一段

隆按堯舜之志

結上養性喬松

之壽結上養生

漢書卷七十一

五古

有喬松之壽。師古曰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

則福祿其轉。而社稷安矣。師古曰轉與臻同。皇帝仁聖至今

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館園池弋

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

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

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

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

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愆。

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

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師古曰從吉輒首子用反。

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

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

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

發。師古曰發謂與舉眾事。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

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

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

未嘗有過。先帝弃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

抱持幼君。櫛絲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

尹。二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

茅坤曰不欲昌邑有他興舉而專委大將軍可謂有略也昌邑不察

真德秀曰王吉
龔遂之事昌邑
可謂不負所
願矣王以失道
廢一人當加廢
異以爲人臣勸
可也而僅得減
死凡被貶糾之
罰霍光於是失
刑政矣
陸倕以忠直數
諫得減死結前
上疏諫昌邑
系
袁宏曰宣帝初
政醇疵相半吉
之上疏拈出得

失二字得則長
之失則救之甚
得匡辟之義
林希元曰此論
識大小本末緩
急之序而詞亦
足以發之出入
經傳漢儒惟董
仲舒有此議論
賈誼便不及矣
宣帝任魏相而
忽王吉豈非禁
公之好龍乎
又曰可謂至恩
二句比是一篇
大旨

隆按此其本應
上未可謂本務

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
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
留意常以爲念王既到卽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
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
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
遂以忠直數諫止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
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
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賢寵
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
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

平詔書毋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
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
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
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
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
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
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
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
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此其本也春秋所

林希元曰春秋以下言當世之弊

唐順之曰此膠西相之遺言

隆按宣帝之時法制過詳而禮義不足故古之上既在省刑而崇禮

林希元曰臣願以下是教宣帝本務然止于述舊禮明王制而修身正心正朝廷未及焉亦有

未盡者矣

隆按以上總論以下則條其得失之事而一分疏之唐順之曰此後世奏疏分款之所由起真德秀曰古意以為之下蓋史家撮其大指如此非本文也

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今

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

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

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

深難久行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

詐偽萌生刑罰二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孝經非空言也王者未制

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

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啟

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則俗

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

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唯

陛下財擇焉言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

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

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二節則貧人不及故不

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師古曰

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

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立婚也解

具在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

者衣服車馬賈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

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

黃震曰王吉事
昌邑其得輔弼
之義上宣帝一
疏可謂通達世
務不合即歸不
祿仕漢儒學
正大出處無
董生而下子
一人而已孟
以次述民之
本為知吉四

能鄭嚴誠逸矣
王陽逸乎哉

隆按吉之學識
正大出處無愧
皆自厲志中來
故未復以去婦
一事結之

隆按復以初字
喚起蓋為子駿
發端云

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
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

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臯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

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故黜讒佞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

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

為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

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

府省尚方師古曰尚方主巧作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瑀

琢商不通侈靡師古曰琢者刻鏤為文琢音篆非工商之獨賢政教

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

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言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

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

以啖吉師古曰啖謂使食之音徒監反啖亦自字耳此義與高紀略以利同吉後知之

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

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

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

在位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者目人仕也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初

卽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

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

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為

茅坤曰以下叙
次一時諸從官
處如譜畫

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
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
王遷趙內史言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
吏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
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
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
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
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
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考績用
人之法師古曰言用人之法皆須考以功績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有効也

豈抄自先是京
兆至此本叙駿
為御史大夫丞
相却插入薛宣
翟方進本末則
以與兩人相代
云

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
乃代宣為御史大夫立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
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眾人為駿恨不得
封侯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
曾參子非華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亦何敢娶駿子崇
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
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
侯夫人放寡居其養長信宮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坐祝詛下
獄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哀帝以

隆按傳王吉而
因及子駿孫崇
未復總叙其大
崇以為結構此
首尾照應法

茅坤曰以布衣
疏食為奢者異
其猶溺于自奉
也古之俗如此
而况過多金玉
純綺乎

陳仁子曰禹之
說誠善移其告
元帝者告武帝
則得而獨以告
元帝恐未善
唐肅之曰此文
質而不俚
袁袞曰貢禹上
元帝數千言皆
是崇節儉之風
不可謂非君道
之宜但議佞專
權乃當時大病

崇為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

師古曰謂自祖

及身比皆有名也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反

懷詐諛之辭

師古曰諛詐言也音虛袁反

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

逆之辜舉錯專恣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為大

司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

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

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為傳婢所毒

薨國除

師古曰凡言傳婢者謂傳相其衣服在席之事一說傳曰附謂近幸也

自吉至

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

皆好車馬衣服具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

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

師古曰一囊之衣

不畜積

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

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

黃金以給用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繫行著聞徵為博士

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

為府官所責

師古曰太守之府

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

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已問

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

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瑤木

禹獨置之不言豈德石顯之汲引歟君子重始進良有以也茅坤曰以下書疏數上並非全文班掾特據其詞旨而約言之耳

唐順之曰下之奢侈如此隆按此段先言古制次言高祖文景循古節儉又次言後世奢

潛縱以矯復古化聖元帝何等節奏駭服其大指總在承秉救亂五句上蓋承上起下之詞隆按論語曰以下極論方今奢侈却歸在大臣循故事之舉唐順之曰善叙零碎事又曰上之過奢如此

摩而不刻師古曰瑀字與彫同彫畫也車輿器物皆不文畫死囿

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

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

之外各置貢職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

欲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竝作至高祖孝文孝景

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

帝衣綈履革師古曰綈厚縹音徒奚反器亡瑀文金銀之飾後世

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徃反衣服

履綈刀劍亂於主上師古曰綈古袴字主上時臨朝入廟眾

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

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

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

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

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

故時齊二服官輸物不過十筥師古曰三服官上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筥

成衣竹筥音先嗣反方今齊二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

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

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

沅也上巴言蜀漢王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

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

茅坤曰天子而
廢滅生禽霍光
不學無術如此

師古曰從天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
食臣下也師古曰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

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
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

怒至乃日步作之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王者受命

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

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師古曰此填及弃天下

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

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

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

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

所言師古曰不能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

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諸侯妻妾或至數

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

多曠夫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

生師古曰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

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

產產作產子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畱二十人餘悉歸

之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及諸陵園女亡

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

王維楨曰唯陛下
下以下即前所
云承稟後乳五
句意也

隆按稱天意乎
應上天不見與
逆天心句

茅坤曰禹之奏
元帝猶及聽從

俱盛德事

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廢去。

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

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

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諶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

意此誠難矣。王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監信可畏也。毋貳爾心，機事易失，勿猶豫也。

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

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

下。師古曰上下猶言高下，謂苟順從也。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大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

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

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

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師古曰

僮取立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裋音豎。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

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

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廩食太官。師古曰謂太官給其食。

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繡祭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

深。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天子之醫也。賴陛下神靈不死而

活。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

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中茅愚臣所當

隆按漢文義項
有物字為要

蒙也。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
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明，非復能有補益。
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
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椁者也。誠恐一旦
踵什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踵音頓，廢蹟也。什音赴。
日洿席薦於宮室，骸骨棄捐，孤寡不歸，不勝私願。願
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天子報曰：朕以生
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守經據古，不阿當
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師古曰：寡，少也。故親近生，幾
參國政。師古曰：幾，讀曰異。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

隆按此後連曰
又言又欲又奏
所謂數言得失
書數十上也
唐順之曰：此亦
後世分款體格
史家為意之若
此
隆按傳補禹在
位數言得失反
老劉向傳恭助

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師古曰：言往志趣不同。
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
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
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
以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
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
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
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
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又
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

白逮更生禹因
劫更生與望之
輩坐免為庶人
則禹所以進用
皆陰附恭顯而
得之班史隱而
不論唯於石誦
傳云顯使人致
意深自結納因
薦禹天子正在
聖之死後則班
吏不滿之意已
見于他傳云
唐順之曰七十
萬人常受其饑
此是錯之遺說

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
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
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
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
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
被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
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
師古曰若有萬錢為
賈則獲二千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
野。不避寒暑。捭中把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捭拔取也
把手摺之也。胼併
也。胼胝也。捭音才几反。把音蒲巴反。其字從
木。胼音步十反。胝音竹尸反。摺音蒲交反。已奉
也。胼胝也。捭音才几反。把音蒲巴反。其字從
木。胼音步十反。胝音竹尸反。摺音蒲交反。

租。又出彙稅。師古曰彙
木祥也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
言鄉部

之吏又私有所
求不能供之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

賜之田。猶賤賣以賈。師古曰賣出與人
而更為商賈之業窮則起為盜

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

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

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
貴賣曰販除

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
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

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
遵古法於

事便也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

役。師古曰繇
讀曰徭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

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稟食。師古曰給其食

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師古曰乘登也又欲令近

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

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

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

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師古曰罪

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

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

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師古曰從用度

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

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竝起。亡命者眾。郡國恐

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

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

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

朝諄逆而勇猛者。賢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

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

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

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

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

以使人

人

劉敞曰百姓者多者字隆按連用四故字起句俱承上文而言唐順之曰切中今持風俗之惡

漢書卷之七十一

隆按察其所以然五句繼上故字四段

王維栢曰樂正正身不解句是此書大旨

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也。守郡守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賢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讀曰解。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

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

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

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

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

取天下艱難也。

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元下。選賢以自輔。開

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

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

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

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

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卜。林宮館希幸御者。及

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

隆按陛下以下總括上文意

隆按上總叙禹所上書此總叙

天子從禹所議亦是一格

袁宏曰元帝既

納其言於生前

而又思其言於
身後是亦可與
有為者使禹能
教以退佞任賢
未必不聽惜乎
所言之皆非常
世之急務也
隆按以其子為
郎官了上得生
之子案

隆按兩龔傳分
合縣終願得太
史公法

未盡從然嘉其實直之意禹入奏欲罷郡國廟定漢
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迭五也親為御史
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為郎官至東郡
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
之禮語在章玄成傳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
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吏舍
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為常侍不得已
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而勝為郡吏三舉
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本傳而吏再為尉壹為丞勝輒

至官廼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

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閭崇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

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兒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

濟陰侯嘉師古曰亢父音抗甫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

巫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

唯唯有詔為駕龔舍侯嘉主皆為諫大夫甯壽稱疾

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

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愛制度泰奢刑罰泰深

賦歛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師古曰祖述王言貢禹之意

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馬以光祿大夫守右扶風

隆按波及甯壽
侯嘉

隆按此上合叙
此下專叙勝

王維植曰班史
以勝與吉禹同
傳止為勝之能
祖述吉禹也

茅坤曰所舉多
貪殘吏位列三
公暗指公孫祿
等

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給
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絲是逆上指後歲餘丞相王
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
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
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
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
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比日絲嘉迷國不疑今舉
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日復會左將軍祿問勝
君議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
可者通劾之師古曰并劾勝博士夏昆常見勝應祿不和起

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

師古曰謂如尚書所劾奏也

勝以手推

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

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

是時之變

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意自變耳禮不變也

常悲謂勝曰我視

君何若君欲小與眾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

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自沈於河者

先是常又為勝道高陵有子殺

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

師古曰言於誰聞之也

對曰受夏侯

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

師古曰連恨謂再被謂去

即應曰聞

之白衣戒君勿言也

服虔曰聞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便上之邪師古曰白衣

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

奏事不詳妄作觸罪

師古曰言奏事

劉奉世曰前云
博士夏彦常後
云常位大夫然
博士非中朝臣
疑言博士者誤

陰按攙入邴漢
為策文者古文一
八伏案
按將叙勝之
老却先以韓

福故事理根後
只用皆如韓福
故事一句應之

不審妄有發作自觸罪勝窮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

沔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

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不崇禮義而居公

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矯謾亡狀師古曰疾急也皆不敬制

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

博為侍郎出勝為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

月免歸上復徵為光祿大夫勝常稱疾臥數使子上

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琅邪邴漢亦以清行徵用至

京兆尹後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

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

遣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

里行道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也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

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不

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

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太

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

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

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

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

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

隆按傳勝波及
于漢因漢波及
兄子曼容此士
宿文法
又按此下專叙
舍

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於是
勝漢遂歸老於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
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
龔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
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
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師古曰廷謂舍
縣之庭內舍
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
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師
古曰湖縣也
時屬京兆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
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

隆按此下文合
叙

隆按以下又專
叙勝

王維楨曰叙使
者迎勝及勝固
辭以至蓋棺織
悉曲盡如畫

曾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
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
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
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師古曰
就其家
而拜。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
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師古曰就家
迎之因拜官
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
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師古
曰行
義謂鄉邑有行義之
人也諸生謂學徒也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
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拊紳。使

表乘曰觀勝辭
芥之言婉而不
迫峻而不亢誠
非祿位之可縻
者

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
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
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患加以
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
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
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有詔
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
高暉等言。朝廷虚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
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
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

陸按不應詔本
旨始顯言於此
黃震曰勝不以
一身事二姓清
矣舍每拜輒病
免亦知大勢所
趨而不辱其身
者乎

陸按董膏一句
本莊子語老父
非勝不能翻光
用晦致天子屢
以詔徵故曰非
吾徒也

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
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
動。吾家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
掘故云動吾家也亦不得種柏
及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
皆不隨俗。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

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
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虜薰
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師古曰薰芳草薰生竟天。年非吾
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
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

守東州丞。師古曰東州後海之縣也。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

為郎。病去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

薦為議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

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

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

過詔條。師古曰出六條之外。行部乘傳去法。駕一馬。師古曰

率不依典制也。舍宿鄉亭。為眾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

為諫大夫。宣母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

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

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

失傳太后指皆免官。傅子弟並進董賢賢幸宣以

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

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

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

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

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曰魁音口

音反壘音磊。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心。憂國如飢渴者。臣

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

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師古曰共讀日恭。今世

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

林希元曰指斥佞倖略無遜避非毀公卿曾不少恕七亡七死之說尤切世務豈特漢之藥石也。今君人者之藥石也。陳仁子曰宣所言切直上引天災下援生民死亡之事使哀帝采其言退三人而用何武輩西漢尚延數紀何至有恭者出劉奉世曰共如字。

王鑿曰七亡七死曲盡流離困苦之狀千載之後讀之猶為酸鼻

下服今除一吏而眾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感

請寄為姦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

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竝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

凡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

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食卒也音工行反

吏竝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竝依也音步浪反豪強大姓蠶

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

鳴男女遮避六亡也晉灼曰避古列字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聲以為有盜賊皆當遮

追捕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

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

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饉

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

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錯誠難此非

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相也羣臣

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

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師古曰

日務稱賓客所求也稱音尺孕反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

智師古曰尸主也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

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

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

陸按民有七亡一段收結上文二誠難與上誠非相應

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

合尸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言尸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拈鞠也。拈音居黠反。今貧

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師古曰厭飽也。空孔也。父子夫婦不能

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

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夫萬數使奴從賓

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菜也。貧人茹之也。蒼頭廬

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而唐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

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列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

及汝昌佐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

隆按以上重言董賢以下因賢

愛傅商孫寵等

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

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

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

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

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

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

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

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師古

曰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

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

隆按感字漢書多作或顏氏無注何也。

隆按以上是告帝退不肯以下是告帝進賢才

林希元曰自古忠臣不顧身皆如此

唐順之曰此等文字是皆直寫胸中所見而非有意於為文者也然其文亦自就健仰不密爾

隆按此疏以天受應帝不能進

賢退不肖詞意較前書尤剴切

隆按此書以天入二字作眼目

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驚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訥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

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由朝也。

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歛然莫不說喜。

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野日。連陰不雨。師古曰野音干。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

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葭音工。

選反葭音乎葭莩音俞輕薄而附著也。解在景十三王傳。但以今色諛言自進。賞

選反葭音乎葭莩音俞輕薄而附著也。解在景十三王傳。但以今色諛言自進。賞

陳仁子曰鮑宣
所言雖以擯賢
實以全賢也惜
帝不能從耳嗚
呼哀帝之賢難
望文帝董賢之
權過於鮑通若
通不免死賢之
死宜哉

賜二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師古曰時以三第總為一第。賜賢猶嫌陋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賢父子坐使天子

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為賢第上持時行夜者

音下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

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

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

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

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

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

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

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

師古曰不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閒。被省視也

師古曰刻漏極竭芻芻之思。師古曰芻音沐沐猶蒙

刻也閒空隙也。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師古曰三重之上感大異。納

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

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

時行園陵。官屬以今行馳道中。如淳曰今諸使有制

道無得行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

中央三丈也沒入其車馬。擢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

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

而司隸閉門不得入也

茅坤曰孔光原
由鮑宣疏薦其
忠不避親如此

言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
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

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

日謂早日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

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為其地宜

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長為之長帥也雄為之雄豪也遂家于

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長讀如木字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

國之心乃風州郡以臯法案誅諸豪桀及漢忠直臣

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師古

顯其名而捕之興與宣女婿許緄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

隆按總提一時清名之士于此而後詳次其履歷附見于宣傳云

黃震曰郇相紀遼唐林唐尊皆仕於莽大節已虧安得謂清名之士

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

紀逡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

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

於世紀逡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賢重歷公卿位唐林

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師古曰以瓦

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服虔曰以瓦器遺之被虛偽名郇越相

同族昆弟也立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

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

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祝以衣衾師古

喪衣服曰祝祝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

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

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

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

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張晏曰：許由

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

文著詩賦數十篇。始隃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

師古曰：隃，麋扶風之縣也。隃音隃。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

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

蔣詡元鄉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

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齊粟融客

隆按：又舉一時之去官者，附于傳末，而以始字別之。

洪邁曰：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雋，導之為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

勝以故大夫守誼，以死郭欽將誦以刺死郡守粟融禽慶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人之賢，不肖相去如此。

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為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劔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得

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

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

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賢。然大率多能自

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行，絕其唐矣。師古曰：欽，詡不仕於莽，遯逃濁亂，不汙其節，殊於紀遠及兩唐。

春林
士封而
六合野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三
韋賢傳第四十三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為楚王傅，而歷相三王也。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為豕，韋氏也。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彤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也。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師古曰：迭，互也。自言豕韋氏與大彭互為伯於殷商也。至于有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三
韋賢傳第四十三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為楚王傅，而歷相三王也。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為豕，韋氏也。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彤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也。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師古曰：迭，互也。自言豕韋氏與大彭互為伯於殷商也。至于有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三
韋賢傳第四十三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為楚王傅，而歷相三王也。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為豕，韋氏也。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彤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也。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師古曰：迭，互也。自言豕韋氏與大彭互為伯於殷商也。至于有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三
韋賢傳第四十三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為楚王傅，而歷相三王也。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為豕，韋氏也。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彤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也。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師古曰：迭，互也。自言豕韋氏與大彭互為伯於殷商也。至于有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三
韋賢傳第四十三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為楚王傅，而歷相三王也。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為豕，韋氏也。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彤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也。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師古曰：迭，互也。自言豕韋氏與大彭互為伯於殷商也。至于有

隆按韋氏以詩傳家，故傳中獨詳詩云。
茅坤曰：韋賢傳僅系二詩，亦自為一體。
劉基曰：漢興一掃衰周之文，敝而返諸朴，高文制詔咸用簡直，是故賈疏董策韋侍之詩，皆妥帖不詭語，不警人而意自至，由其理明而氣足以據之也。

黃震曰賢傳載孟詩二篇及孫元成詩一篇皆

深有三篇篇風致但孟諫云王

戒聽諫寔絕我

邦天周至赧王

僅存七邑救亡

不暇豈能絕矣

邦乎周之積微

矣非因絕不

一國然後五

崩離也應即

從而實之誤

周歷世會同

師古曰繼為諸侯預盟會之事也

王赧聽諫寔絕我邦

應劭曰王赧周未王聽

我邦既絕厥政斯逸

臣賈曰逸放也

管仲曰令而不行謂之放

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

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

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甸服要服荒服也師古曰庶尹

衆官之長也羣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

我祖斯微

聲于彭城師古曰

先祖於此遂微也

在予小子勤諛厥生

師古曰諛嘆聲音許其反

此嫚秦耒耜以耕

師古曰言遭秦暴嫚無有列位躬耕於野

悠悠嫚秦上

天不寧廼眷南顧授漢于京

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故曰南顧言

以秦之京邑

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

授與漢也

平師古曰懷思也來也適古攸字攸所也言漢

廼命兵所往之處人皆思附而來萬國所以平也

語也

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

淨壹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師古曰元

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也

廼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

唯王統祀

師古曰咨嗟也永長也更王立四年薨戊乃嗣位故言不永也

左右陪臣

此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水以繼祖考

師古曰惟亦思也

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

師古曰繇與悠同悠悠行貌放放犬也驅驅馬也

務彼鳥獸忽此稼苗丞民

以匱我王以媮

師古曰媮樂也言衆人失此稼所弘

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

師古曰諛諛諂恢大也

夫号号黃髮如淳曰喻喻自媚貌也師古曰号如何

夫号号黃髮

如淳曰喻喻自媚貌也師古曰号

如何

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逸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

輔追情欲從逸遊也從讀曰縱嫚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

睦親師古曰睦密也言服屬近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臨

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師古曰言執天子之法無所顧望也正還

繇近殆其怙茲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而王怙恃與漢成屬不自勗慎以致危

也治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其罔則師古曰

戒之義是今後嗣無所法則也彌彌其失岌岌其國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滋

甚也岌岌欲毀壞也師古曰岌岌危動貌音五合反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惟

我王昔靡不練師古曰言堅水之成起於微霜隕隊之咎由於怠嫚也練猶閱歷之言

昔之事皆在王心無所不閱也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

劉奉世曰老人髮白久則黃色非謂更生而黃也

以霸師古曰言典復邦國救止顛隊之道無如自悔其過惡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而歸乃作秦誓

曰雖則負然尚猶詢茲黃髮則問所愆謂雖有負然之失庶幾以道謀於黃髮之賢則行無所過矣黃髮

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負與云同歲月其徂年其逮考師古曰

考者老人面色如垢也言歲月驟往年將及考不可殆忽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師古曰

曰於歎辭也言昔之君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我王如何曾不斯覽

黃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曰黃髮不近者斥遠考老之人也近音其斬反其在

鄒詩曰微微小子既考且陋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

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李奇曰於此使行也師古

曰此皆孟已去遜辭不欲顯王之過惡也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

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懸車之義以泊小臣

應劭曰古者七十縣車致仕泊及也天子嗟我小子

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應劭曰言豈不懷土

還輔相之相近居魯也既去禰祖惟懷惟顧禰我徒戴負盈

路師古曰禰衆貌一曰禰徐行也爰戾于鄒師古曰

茅作堂師古曰戾至也我徒我環築室于牆師古曰

我既零逝心存我舊夢我漬上立于王朝應劭曰漬

彭城東里名也猶不忘本也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我

王弼師古曰弼戾也言夢爭上寤其外邦歎其喟然

師古曰夢在王朝及寐之寤乃在鄒也寤覺也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微微老

夫咨既遷絕師古曰咨嗟也絕洋洋仲尼視我遺烈

師古曰洋洋美盛也烈業也視讀濟濟鄒魯禮義唯

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我雖鄙耆心其好而我徒俛

爾樂亦在而師古曰而者句絕之辭孟卒于鄒或曰

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五

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

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

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

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

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徙為長信少府師古曰長信

為太后官屬也

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

官屬也

之自而歸其責于王繼焉戴君思之深而幸其依於聖居相位而知止身未平以令終宜其後嗣之克肖也

家乘曰賢之二

邵經邦曰漢世以經術居相位目公孫而後韋氏父子而已

仲曰玄成相無他材略特其讓兄嗣爵一為一生根基已而請罷郡國廟斯 疏為業中首善而

班掾詳載之并附同時及成帝中帝時諸賢之疏系之篇末思竊以為當別著祀典而班掾漢書原無此條故並見于此亦自為一傳體云隆按諸賢請罷郡國廟疏宜入郊祀志中而班掾附見于此則以玄成為丞相自建議之故邵寶曰玄成讓矣伴狂可乎仲雍文身讓有太伯傳有李歷則不在已焉爾也玄成知兄之爵不可奪獨不知

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

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

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賢四子。

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

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

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不作籬。籬竹器。如淳曰。籬竹器。受三四斗。今陳

留俗有此器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

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為

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

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為太常丞。職

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勅

令自免。師古曰。恐其有罪。見黜妨。弘懷謙。不去官。師古曰。謂若欲代父為侯。故避嫌不肯也。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

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

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師古曰。傳士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師古曰。為文書於大行。以言其事也。

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

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

笑語昏亂。師古曰。便列大小便。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

笑語昏亂。列大小便。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

笑語昏亂。列大小便。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

笑語昏亂。列大小便。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

父之爵不可失
乎克廢以罪弟
廢以病此失爵
之道也

隆按高其節應
上恐子傷高句

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
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迺
與玄成書曰師古曰即案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
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為狂癡光曜
晦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
執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
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
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
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
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

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為未央衛

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

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師古曰淖泥也

女教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

皆削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

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

命建伯有殷以綏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

牡翔翔師古曰翔安舒貌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

后歷世肅肅楚傳輔翼元夷師古曰元王夷王也厥駟有庸惟

慎惟祗孟康曰駟馬也尚書車服以庸庸功也嗣王孔佚越遷于鄒五

世墻僚至我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擴空也。惟我節侯顯德

遐聞左右昭宣五品以訓既考致位惟懿惟與。師古曰言

以年致仕也懿美也與盛也。湫賜祁祁百金洎館。師古曰祁祁行

國彼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釋釋六轡。

是列是理。師古曰釋釋和調之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

穆是宗是師。師古曰宗尊也言天子尊之以為師。四方遐爾觀國之輝。

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師古曰形

謙讓志節顯見也。於休厥德於赫有聲致我小子越留於京。

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已身而留在京師豫朝請。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媾彼車

服黜此附庸。師古曰媾古惰字削爵為關內侯故云黜此附庸言見黜而為附庸也。赫

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

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蠻。師古曰言已耻辱之無所自措故曰誰有能

忍媿者以我顏寄之誰欲速行去者當與相從適於蠻夷不能見朝廷之士也。於赫三事匪

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於歎辭也三事三公之位也度居也言

三公顯職以賢俊為之我雖微蔑方自勉厲終當居此也度音大各反。誰謂華高企其

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師古曰華華山也華山雖

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于往也尤

往勿貳其過。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師古曰今善也擇可擇

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章服唯肅是履。師古曰初

宣帝寵姬張婕妤好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

楊慎曰方元善取玄成誰謂華高之詩以為使經聖筆亦不能剛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章耳

茅坤曰宣帝此
意甚深而婉

陳澧曰帝拜玄
成爲中尉是將
以絕憲王覬覦
之念消也于未
能其事豈細哉

黃震曰玄成失
詩作詩自勿復
知有富貴而已
王維傾曰玄成
詩學家傳故其
此則復韻二詩

深得溫恭敦厚
之旨

其材有意欲以爲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

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

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

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

奏其對。及元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

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

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

復玷缺之難難。師古曰。王缺曰。玷復音。房曰。反玷音。丁念反。因以戒示子

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師古曰。言君子之人。儀服皆肅敬以善其德也。儀服

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善威儀也。咨余小子。既德靡逮。曾是

車服。荒嫚以隊。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

九列。師古曰。恤安也。九列卿之位。謂少府。我既茲恤。惟夙惟夜。畏忌是

申。供事靡惰。師古曰。申言自約。束也。惰古惰字。天子我監。登我三事。

望我舊階。先后茲度。漣漣孔懷。師古曰。我既此登。爲丞相也。應劭曰。我既此登。爲丞相也。先后茲度。父

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御事治事之吏也。言司直及治事之人助我興

羣公百僚。我嘉我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三

事惟難。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已居尊位。懼不克勝。而羣公百官皆來相慶。是與我心不

也。赫赫二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師古曰。我雖畢

也。赫赫二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師古曰。我雖畢

也。赫赫二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師古曰。我雖畢

隆按傳稱玄成
為相守正持重
而不著其有過
及考劉向傳恭
顯曰更生繫獄
玄成効更生誣
罔不道又京房
傳房欲行考功
法石顯及玄成
皆不欲行然則
玄成所以進用

皆陰附赤顯而
得之班史不載
本傳而附見別
傳中其老泉所
謂其懲惡也直
而竟者歟
又按了結玄成
兩兄案

隆按此後當作
三大段看自此
至玄成薨為一
段議毀廟自匡
衡為丞相至遂
廢云為一段議
毀廟復修自元
帝崩至末為一
段復議毀廟惟
高祖太宗世宗
三廟歷數世而

力於此然懼非
所居賤退無日
昔我之隊畏不此居師古曰居合今

我度茲戚戚其懼師古曰度亦居也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

享爾位瞻仰靡荒慎爾會同戒爾車服無肴爾儀以

保爾域爾無我視不慎不整我之此復惟祿之幸師古

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一大之福幸而遇之爾等不當視效而忌慢也於戲後人惟肅

惟栗無忝顯祖以蕃漢室玄成為相七年守正持重

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初賢

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

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子頃

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國至

玄孫乃絕玄成兄高寢今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

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

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為定陶王時賞為太傅哀

帝則位賞以舊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賜

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以壽終宗族至吏

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

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

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

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

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自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

數也百六十七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

所宗廟之數也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并為

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

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別殿

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

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

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豷婁又嘗麥八月先夕饋殮皆太牢祠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

月嘗十一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便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

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

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

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

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

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

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

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

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

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

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師古曰親謂親臨幸處也蓋建威

銷萌一民之至權也師古曰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今賴天地之靈

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

降按此止先叙上世以來立廟數目而後歷叙毀廟之議有次第有開合又按議宗廟事以禮字為主以親盡親未盡勿復修勿奉如故宜毀不宜毀議可奏以等字為眼目

卑賤共承尊祀

師古曰共讀曰恭

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

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

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史

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

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

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

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

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

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

一本上作下

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

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

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

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

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

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顛其與將軍列侯中二

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

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

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

禘壹禘也

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

禘祭者毀廟與未

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豈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師古曰：謂之成王，則是以行為表謚也。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

茅坤曰：以下附諸臣奏疏，以見玄成所獨持大略。隆按：玄成等已議高祖宜為太祖之廟矣。許嘉等以其略孝文、孝武之德，故有太宗、世宗之議。

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悼皇考，於元帝祖也。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師古曰：忠，尹忠也。攘，也。郤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師古曰：重難也。依違者一年。

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

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

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

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與三

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

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

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

俱為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孝景皇帝廟及皇

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

劉放曰此言一體者以孝宣為昭帝後父子一體也尋其文自可見

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

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

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

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

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

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祀文王

在廟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眾風雨之

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師古曰

禮記祭法之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閒

祀皆可勿復修師古曰閒音工莫反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腹

禮記祭法之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閒祀皆可勿復修師古曰閒音工莫反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腹

隆慶皇帝病即
接以巨書手議
蓋欲了結議毀
廟一節事爾
又按已書玄
成建昭二年薨
矣此復書玄成
堯者前是統叙
其始末此則專
叙毀廟一事欲
使下匡衡為丞
相句爾
漢書曰衡平生
使專附石頭
取大位而此

節獨據經守
禮其禱廟之文
殆與金勝之冊
視相似而不為
後世所稱述漢
史又不書於本
傳惜而知其善
可也
士維植曰郡國
史卑賤不可使
承祭即前春秋
之義王不祭於
下世諸侯之意

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
則薦於寢師古曰適
讀曰嫡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
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
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玄成薨匡衡
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子王
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
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
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
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
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願宗

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
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
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廼夢祖宗見戒
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師古曰序緒
也謂端緒也皇帝悼懼即詔
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
不自親郡國史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
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
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
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
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

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
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
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在昔
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
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
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
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
而禘。師古曰。間歲。隔一歲也。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
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
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故公子不

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

李奇曰。不得信。其父也。公子去其

所而為。太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顯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讀曰

甲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閒祠。皆可亡

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

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

師古曰。溥廣也。將太也。欽敬也。若善也。稽

考也。商頌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故衡總引之。子孫

本支陳錫無疆。誠以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

之意。迺敢不聽。即以今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

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

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供職之疾。皇帝願

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師古曰於禮不合也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師古曰六藝六經也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

隆按前許嘉等議立太宗世宗而元帝僅立太宗廟故復有世宗廟之立

隆按夫初高后時一段為孔光等直等議起案

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弃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

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

茅坤曰議本歆建而太僕王舜特附名于疏之首故贊中不及舜有以夫又曰此疏不讓迺父諫昌陵訟其陳諸作

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為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霆雷。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獫狁。懲其侵暴。則南荆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嘽嘽音他丹反。推音他回反。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

徐中行曰言桓之功當錄則武

帝之功不可泯
已隱然于言表
云

隆按先極言匈奴之禍將以顯武帝征伐之功

疆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

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

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

婁羌。裂匈奴之右肩。音而遮反單于孤特遠遁于幕

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功業

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

規橛可見。師古曰橛讀曰。摹其字從木。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

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

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

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

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

隆按劉歆之論
太祖居中昭穆

傍列而文武世
室在昭穆之外
具言確而量
考其獨有取云

隆按後叠用
功德二字為眼
目根上文德至
厚功至著二句

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
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
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
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
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
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
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
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苟有功德。則宗之不
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

承

隆按以七廟四
句了結前段

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豈是
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
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
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
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
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
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
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
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
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

陸按臣愚以為四句從前結證最有刀

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殿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禘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禘。為壇墠。埽地。而祭也。師古曰。禘是遠祖也。築土為壇。除地為墠。禘音他。堯反。墠音善。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德盛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

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淳曰。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

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

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

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弃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

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

師古曰。虛。讀曰墟。失禮意矣。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

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師古曰。諡。祭義也。諡孝宣皇帝。親曰悼

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師古曰。父。魏。相也。父

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

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

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師古曰南陵之南。

故曰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

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

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

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

制。案義奏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

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為士

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

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

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張晏曰奉明園罷南

陵雲陵為縣奏可。悼皇考園也

陵雲陵為縣奏可。

司徒掾班彪曰

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或

而或者謂固竊父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

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

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

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

議劉歆博而篤矣。

隆按此贊止論
變制一節主意
在因時施宜一
句上

蕭隆精軒而黨矣

始古今異時各為一家未見何嗣安也考覽蕭軒之
兆何左家三公於皆總其姑絲絲不空何首野文烟
相或宜自示為對學皆蕃茲貢書總宗陳國漢劉波
同封封班班曰
刻雲刻為總表石

王世貞曰終漢
世而無守成之
其職見功吉
者不能及相者
而其則猶之
乎焉猶也
隆按宰相職在
贊化調元魏相
明易學始終以
奉順陰陽為首
事丙吉知大體
亦以陰陽不和
是憂班祿以此
丙同傳以此然
魏有怨於霍氏
而必報丙有大
恩于宣帝而不
言魏尚猛丙尚
寬其譴又不相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四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

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後蓋承淺近之

徒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

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

傳師古曰傳謂縣之傳舍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

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

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

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

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

謀云 又按詳次大將軍以武庫令事下相廷尉伏後相奏對事案

平坤曰大將軍當因廷尉者悲夫 勿究何以立下廷尉獄

又曰相得會赦未必非大將軍之未減其罪而因以用之也 劉子暉曰相所

聞此今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由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師古曰惟思也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為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令事嫌之而下其賊殺不

辜之獄也父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臣瓚曰霽止也居部二歲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人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允子此傳誤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

非以私也本始
之代天子拱手
而唯大將軍之
為而相以刺史
入為大司農又
拜御史大夫誰
為用之博陸侯
用之也侯以地
係春殺而大夫
相以下因許伯
極言世卿之橫
以霍氏遂得
入為事中尚
書副封而功顯
若之邪謀始發
矣和益類帝之
有疑憚於霍而
作以修其邪也
夫以博陸侯安
社稷之勲猶將
十世宥之而不
能保一署亂之

血胤安在其為
漢德乎哉博陸
侯之族誰為族
之相族之也
茅坤曰兩云因
許伯此班固線
索不致處
隆坡其補上意
句綱領以下
叙止匈奴兵條
漢興故事采明
室月令奏每事
結構此句
陳仁子曰觀魏
相諫伐之書然
及知武帝之相
若蔡澤賀慶不
敢言也故日窮
于兵宣帝之相
若魏相不憚言
也故不窮于兵

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
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
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
縱。恐浸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
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一封。署其
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
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師古曰雍宣帝善之。
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
乃罷其三侯。令就第。師古曰禹親屬皆出補吏。於是
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

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誣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
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
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其稱上意。元康中。匈奴
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
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
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
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
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
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
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

茅坤曰五兵之議也古今情事

語實曰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毋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貞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其在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猶以為難也

蘇轍曰二人者非賢于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則過于充國遠甚茅坤曰三侯家是相肘腋同謀之人即初因許上封事意袁袞曰魏相以小令即能擒以羊之客之奸及居相位發霍顯之弒后去尚書之副封止無名之師條水旱之疏有闕即陳有言即盡不可謂非賢相也第以刑名之主而輔以嚴刻之佐使

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大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

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也。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師古曰

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上從相言而止。

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既觀國

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

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

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

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師古曰虞與娛同臣相幸得

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

本趨末。師古曰本農也末商賈也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

謂其稱上意蓋
憐惜之也陳止
齋曰君臣之間
相知之深相濟
之不足君子以
為未盡善信乎
茅坤曰此奏是
弱翁知大體處
隆按相條列昭
帝所行寬大二
十三事皆除苛
從寬之規蠹錯
賈誼等所言施
行務農積貯之
說

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
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
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
廩。振乏餒。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
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師古曰弛
放也。言不禁障。師古曰波讀曰波。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
之也。波讀曰波。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
費。深也。貯積者。滯米粟也。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
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
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
凶災。元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師古曰畜讀曰蓄。蓄也。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

日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

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

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拯。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

暴騰踴。師古曰價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

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

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

內。師古曰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

令奏之。師古曰表謂標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

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

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

陰陽。以說只一
意反覆

陳仁子曰帝
好祥瑞之心甚
於孝武相逆窺
其心素矣故今
日條郡國逆賊
風雨明日月采
陰陽明堂月令
以陰陽災異之
說日警醒之而
不使好祥瑞之
私頃刻藏于賢
次諷然古大臣
儆戒之忠也
下維植曰漢時
以卦氣論治

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
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
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
曰木為仁。仁者生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
生者罔。故為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
曰火為禮。禮者齊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張
齊者平。故為衡。中央之神黃帝。乘坤。長執繩。司下
曰水為智。智者謀中央之神黃帝。乘坤。長執繩。司下
謀者重。故為權。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
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
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師古曰。天
土。張晏曰。土為信。信者地之氣不

陰按泰順陰陽
等句與上陰陽
未和等句相類

閉密也夏興坎治。則電。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

義和之官。以乘四時。師古曰。日各依節授民事。其節而授以

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

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孰。絲麻遂。中木

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

下无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

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二廉恥。寇賊姦宄所

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

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

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如淳曰。第

陰按天子之義
一段大要在敬
大法相

真德秀曰。月令

之書雖起秦世
然先王之制存
焉漢興頗用其
略如春行賞大
之今布封賞之
恩以至秋冬埋
論因類皆本之
月今高帝時禮
堯分舉四時之
制至是相為宣
而言之其後李
尋宣哀帝宜令
近臣通知月令
之意而盛夏朝
人識者知王莽
必二後漢陳龍
亦嘗論此人略
原于月令云
王世貞曰宣帝
之治漢選用賢
能吏聚名實國

服之制也於施
行詔書第八
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

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

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蕭何周昌王陵叔孫通

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

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

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師古曰是奉宗廟安天

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

兒湯舉秋貢禹舉冬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

百一貢禹也見音五奚反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

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

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

被於軍事者也一曰所從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

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

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

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

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救掾史案事郡

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

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

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

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

關內侯

師古曰弘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

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

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

師古曰被召詣京師

詔治巫蠱郡邸獄

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

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

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

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

師古曰長楊五柞宮並在盤屋往來

之間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

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

師古曰條謂疏錄之

亡輕重一切皆殺

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

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

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

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

四海矣

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繫獄者既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

及四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赦保養乳母加致

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車

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

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

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

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師古曰：雖無屬，今宗廟有奉，故云大誼。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師古曰：恐廢黜。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豈宜褒顯。先

使入侍。師古曰：侍太后。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師古曰：省納而用之。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

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

恩。師古曰：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

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

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

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

唐順之曰：此帶山蛇劫。茅坤曰：絕口不道前恩，此古今所難。隆按：以上叙吉尊立曾孫之功。茅坤曰：天不忍沒吉之功，故令則發之。

茅坤曰吉不伐舊恩而天故彰顯之班孟堅之默亦絕今古

答汝安得有功。師古曰督謂察視之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虐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師古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施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師古曰瘳與愈同。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酒數通蕩。師古曰通

隆按以上叙宣帝報吉舊恩。唐順之曰。從治坐盡郡邸獄。至此是一段文字。隆按上寬大好禮讓。句是綱下文。掾史有罪。臧為一段。於官屬。掾史為一段。吉又章出逢清道。為一段。是目段。設有結構。劉子雷曰。丞相百寮之表也。馭更。馭車其傷體。線其矣。且時方多譽。邊郡二千長吏不可預知。耶若病不任可。

不預擇耶倉卒
之間偶得馭吏
之言而見勞勉
又何足賢史臣
載為羨談亦過
矣
參
茅坤曰事類寶
徐中行曰不察
汚因更不問據
道屍亦是躡情
處

牙坤曰馭吏知
大體處而吉亦
善用其信

何孟春曰民關
殺傷與牛喘事
有輕重人命之
重足以上于陰
陽吉置之不問
而顧區區于一
牛喘乎吉睡魏
相嚴急之餘故
得大體之與察
于細而忽于昨
吾恐知大體者
之不如是也

也。蕩放也。謂亡其所供。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
之職而游放也。者讀曰嗜。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
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師古曰斥。奔逐也。吉曰。以醉飽之失去

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亦
但也。語聲。之。急耳。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蓐也。音因。遂不去

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師古曰。有命則
奔赴之言。應速也。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

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師古曰刺謂。探候之也。知
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

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
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

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

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師古曰卒。讀曰猝。以

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

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

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
鬪者死傷橫道。李奇曰清道時反羣鬪也。師古曰清道謂入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

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
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
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

方希古曰民不知道至殺傷于郡市其變亦甚矣吉不能佐其主革風易俗而惟一牛之問曾是為知大體乎呂祖謙曰吉舉于杜當矣至于萬年考其傳曰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已皆去萬年獨留邸夜過去及行能口萬年是則雖丙吉之賢亦不免為誦說所困也後之人深哉

子應麟曰萬年誦丙吉而竊高位垂沒又以教其子佞人之根茲蔓無窮焉得謂吉知人

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寬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言言皆是而許

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後乃已吉中子禹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曰先嘗有

唐順之曰收此
一書結丙吉備
恩終始

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為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

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

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

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曰再侍卧庭上師

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

皇孫不當在官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使誰如移書

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

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

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内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

以給皇孫吉即時病師古曰有病時也輒使臣尊朝夕請問

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

孫敖盪師古曰去離也敖數奏甘毳食物師古曰奏

與脆同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

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

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師古曰韓詩外傳

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也

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謙讓不敢自

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

師古曰少内掖庭主府減之官也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

師古曰少内掖庭主府減之官也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

師古曰少内掖庭主府減之官也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

師古曰少内掖庭主府減之官也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

師古曰少内掖庭主府減之官也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

師古曰少内掖庭主府減之官也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

師古曰少内掖庭主府減之官也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

師古曰少内掖庭主府減之官也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

師古曰少内掖庭主府減之官也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

師古曰少内掖庭主府減之官也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

師古曰少内掖庭主府減之官也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

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

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

虛厚哉。

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也。

盧舜治曰：漢相蕭曹為冠，丙魏有聲，跡其功業所著，相為表裏者，然史記敘參惟曰：日夜飲醇酒，不事事，從吏歌呼，不召按之，乃與相應。和班氏叙吉亦惟曰：不案掾史罪，賊貨，醉史歐汗車茵，道間牛喘二子者，豈舍大而取小節哉？相有體傳相業亦有

漢書卷七十四
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

漢書卷七十四
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
王莽却以
贊曰古之歸名必經衆議
昔引賦噴古今常尊自然之性也
昔引賦噴古今常尊自然之性也
昔引賦噴古今常尊自然之性也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五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睦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少時好游俠鬪雞走馬長乃

變節從嬴公受春秋師古曰嬴姓也以明經為議郎

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

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

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

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師古曰社木又

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

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

隆按六人者皆以明經推陰陽說災異而卒不得所多故同傳

茅坤曰此天之
古為兆皆不可
曉豈機祥者君
子所不道固非
邪

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康曰。誰問擇天。下賢人。禮以帝位。師古曰。禮古禪字。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師古曰。內官署名。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賜者其長之名。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孟設秋

以禮曰禮。孟言災。見弘言果驗云。

天下其以妖言。絕其矣。

隆後五年句。見弘言果驗云。

隆按明於陰陽。句一傳本音。本申曰古之精。陰陽先知如此。

隆按通篇以受授經。我為意味。

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師古曰。共讀曰恭。恭王名。

餘景帝之子也。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

隆按傳說災異
句一傳本古
茅坤曰古人以
禮服為導

黃震曰勝撲直
無他腸若下人
謀上之告亦幸
中耳

劉敞曰傳本云
人伐上而勝
以不欲分明
道之故改云臣

一有謀爾

劉奉世曰關內
侯無國故云益

劉奉世曰羌不
在南恐誤

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師古曰姓簡名卿音姦又從歐陽氏問。

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徵為

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師古曰每出游

戲也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

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祆言。縛以屬吏。吏白大

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

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迺召

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

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謂

行志曰不敢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

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

尊立宣帝。光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師古曰省視也

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

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

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

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

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氏羌。昆明。甌駼。兩越。師古曰甌駼

東定歲貉。朝鮮。張晏曰歲也。貉也。貉在遼東之東。廓地斥境。立郡縣。百

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祀

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

茅坤曰武帝拓疆攘夷之功與耗財疲民之過略相當然為人臣者當其仕武帝時則進頌其功而勝之云云而勝之云云而狂矣詔書不可用五字尤近于悖其蒙禍也固宜

顯功興滅繼絕衰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

上天報况師古曰况賜也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

魚師古曰效致也鉅大也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

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

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

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

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

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民相食

畜積至今未復亡澤於民為立廟樂公卿共

難勝曰此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

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

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師古曰蔡義田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

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

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

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

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

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

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忘至四年夏關東

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

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

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
上。未能和羣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
懼焉。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
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
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
為君。師古曰。見天子。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若
上亦以是親信之。師古曰。知其質樸也。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大
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
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

師古曰。通謂陳道之也。懲。創也。前事謂坐議廟樂事。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大

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

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

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

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耳。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也。

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曰。從

子名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

采問疑義。而得之。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

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

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
 名經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為左曹太中
 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
 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
 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為少府太子少傅

陰按京房傳以考課史法一事到底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
 壽字贛師古曰贛音貢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
 用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
 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知姦邪不敢起發愛養
 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運舉故欲遷為他官也三老

按攬入讀言

伏後邊示市案

句一傳下古

莽坤曰日學迺

漢儒所止為穿

盤傷書者而非

慮義以來本古

即如占驗恐屬

左道篇

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
 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
 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孟康曰分卦直

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离兌坎為

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

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主之氣各卦

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各有占驗房用
 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永光

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師古曰

光清房數上䷗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
 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

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

某坤曰上古皆以功設科條餘邦國考之資既因覆則其所為科條必有不安於人情者而傳亦云煩碎今上下相司可知之矣故曰利一倍者不立法

隆按先提出石顯等用事為後指謂石顯張本

洪邁曰京房與元帝論幽厲事至于十問十答

西漢所載君臣之語未有如是之詳蓋委曲者

涉震曰閻君而可與言故蓋天訣表漢而默奪其聰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于此乎不然房之言非不深切有明也而何曾不之喻也耶

隆按房先開端及覆問難而後免冠頓首指摘時事亦可謂納約自贖者矣

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

奏考功課吏法

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十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辜宰相准如此法

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

温室

師古曰温室殿名也

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

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

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

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

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

二人用事房嘗宴見

師古曰以閉宴時而入見天子

問上曰幽厲之

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

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

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

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

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

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寤天下安得危

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

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

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

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

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

王應麟曰官官之用事在宣帝時為一陰之垢至元帝時為五陰之害房不量其君之不明而一旦欲去望之輩所不能去之疾蓋徒得易之效而不明易之理者

胡續宗曰帝已論石顯之為亂而不能退之房宜知止矣而復

志志於一郡守而不能奉身決去宜其見笑於姚平也
茅坤曰人臣事君惟守道以俟
君夫聞以身殉國欲於中掛瑕
而能久者
傳曰大結者著小絃絕

茅坤曰房所以此目為免言計可也

袁宏曰推測陰陽占驗似流于讖緯術數之流且曰五竊悼懼

涌地震石隕夏雷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師古曰瘡與愈同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
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廼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

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雍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師古曰出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前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如淳曰令長屬縣自課第殿最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

又曰蒙象見許
詞太卑誦宜其
不能起石誦充
宗之敬
茅坤曰以下並
本佳巽六十四
卦更直言用事
之學然房自以
身既在外恐為
怨家所中而適
欲借此以開說
上上語所謂以
一髮繫千鈞也
得乎

茅坤曰此必石
頭帶從中為之

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為辟

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

不得如意臣竊悍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巳卯

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師古曰言

之明故巳出為郡守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

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氣見許迺辛巳蒙氣復

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此上大大夫覆陽

而上意疑也師古曰覆掩蔽也巳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

臣今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

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

事曰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

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

有水涌出也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

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

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

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

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

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師古

讀曰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責也恐未

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亦當也當正

陸按引用趙高
故事言亦大顛

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丙戌小
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

五十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日為八十分，分起夜

也。蒙常以晨夜今向中而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

蒙起是臣黨盛，君不勝也。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

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

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溫不

風暴風也。風為教。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孟

令言正今還也。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

曰：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之時，陰道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

盛猶上薄日光如此，但日無光不食也。此邪陰同力

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晝食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

為既夜食為盡而星亡為星不見也。臣願出任良試

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

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常

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

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

廼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臣去朝稍遠，太陽

侵色益甚。唯陛下母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

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

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
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
子言皆以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為

坤曰以傾危
之具處讓佞之
而又介於刻
之朝譬則投
八自焚也

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師古曰韋玄成也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

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為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以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

陰陽之占。可一傳
本占

茅坤曰此學未可解

劉汝曰王肯忌子卯陰陽家言子卯相刑午酉日刑若相刑可忘日刑不可忘是也此聖人戒後世使自儆戒

故當其日黍食以其日凶也何說湯武與及德勝於乎今樂以丙辰滅紂以乙丑亡亦用辰丑為疾日爾

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

正人誠鄉正雖愚為用若迺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

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

申子主之孟康曰北方小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多好則貪而

貪狼也無厭故為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孟康曰東方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

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

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此方

賦故為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賈

氏說築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為戒張晏曰子

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以乙卯亡

版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與此說非也師古曰儒者

以為子卯夏殷二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為學者

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

以祭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

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

寅午主之孟康曰寅方火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

廉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孟康曰西方

盛於酉金之為物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二陽並行

為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人也

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

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

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

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

木上出窮則旁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戊丑主之

行故為姦邪

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戌窮
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燿各歸其鄉故
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
至窮無所歸故曰氣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
公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
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眾何聞而不諭豈况乎執
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
一自然之道也廼正月癸未自加申有暴風從西南
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
左右邪臣之氣也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
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太歲後
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
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于氣是人主左右邪臣驗
也晉灼曰癸未日風未
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

予坤曰此一種
學非今陰陽家
所知

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
道也張晏曰平昌侯欲依上來學為時邪也風日加
申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為正
日加未而來為邪時晉灼曰奉以未為邪時占知平
昌侯為邪人此當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
夏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是也翼氏曰
五行動為五音四時散為十二律也愚臣誠不敢
以語邪人上以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
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孟康曰假
今甲子日
子為辰甲為日
用子不用甲也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
主人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
臣為主人故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
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
辰時俱正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
為正北與東為邪晉灼曰以上古推之南

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為正西
大邪之見侍者

雖正辰時俱邪。孟康曰大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

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為本今自

施故屬見者晉灼曰上言中正客見侍者雖邪辰時

俱正然則小邪屬主人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正來

反我小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

邪故也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則一日一夜為子時

孟康曰巳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辰雖

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邪客見侍者雖正

辰時俱邪然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法占之即以自

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邪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邪

來反我小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則一日一夜為子時

正故也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則一日一夜為子時

十二時也日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

知之行過也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

後可察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

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為

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

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晉灼曰翼氏五性肝性靜

靜行仁甲巳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

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觀情以律張晏

胡縉宗曰觀性以憤觀心以性此心所以統性惜也適若以歷觀性以律觀情者得非漢儒之臆說乎

隆按唯奉能行之二句與上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句相顧

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
十一。飢疫尤甚上廼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
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園諸宮
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

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巳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獮道縣師古曰獮音完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廡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憊怛於心師古曰憊音千感反已詔吏虛倉廩

開府減振抹貧民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有可蠲除

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

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

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

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

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

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

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西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

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

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師古曰言不悅

林希元曰災異之說專咎王氏

反後宮過制切
中膏育始可為
忠臣者其視谷
永媚王氏專攻
同姓及君身相
去遠矣

王維碩曰人氣
內逆則感動天
地此正天人交
通之理奉所獨
見者也

王鑿曰同姓異
姓之說詞確而
中
芋坤曰翼奉按
災異極論外戚
人所難言者

詩書而以文法
傷文學之人也
是以大道不通
至於滅亡今陛下明

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

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師古曰賦謂分給之賜棺錢恩澤甚

厚文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

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師古曰小雅篇名也知日蝕地

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師古曰巢居鳥鵲之

屬也穴處狐狎之類也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

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

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

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滅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

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

歷以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一

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張晏曰甲

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戊為公正

寅午為廉貞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

日參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張晏曰日

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

不能復師古曰大令謂虛倉廩開府庫之屬也復補也陰氣盛矣古者朝廷

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

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異姓 十一

林希元曰此段切中時弊

字坤曰又按災異極論宮闈

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下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師古曰言絕男好也。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貞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唯陛下財察。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

字坤曰又按災異極論廟享

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今日聽。未見省荅。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廼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問。卒其終始。師古曰問空隙也卒盡也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廼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殷王名也將遷亳殷眾庶咸怨作盤庚三篇以告之遂乃遷都事見尚書也竊聞漢德

隆按徙都之說
以無謂

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
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
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
漸臺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
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
新豐縣南驪
山形也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給
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
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
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
周左據成臯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榮陽

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君地方百里者八

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師古曰
厭抑也

音一葉反遠陛下共已亡為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

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

不應古臣奉誠難宣居而改作師古曰宣讀曰但
但居謂依舊都也故

願陛下遷都正本眾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

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

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

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

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

隆按遷都正本
應上不敗其本

句

唐順之曰西漢

之失國光武之

都洛陽若奉能

預知而預言之

者豈識緯術數

之學固亦能奇

中也哉

隆按八世九主
與上甫二世相
顧
徐中行曰既責
其君又責其臣
奉誠諫言哉情
其拘泥遷都遂
使言不能入耳
陳仁子曰元帝
之賢不如盤庚

石顯之專難望
周公未見其可
遷者吾意奉精
陰陽律曆之占
知漢有百二之
際後必將都洛
故其言曰因天
變而遷都與天
下更始欲因以
厭之不然奉豈
任而愚也哉

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
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
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
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
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如淳曰呂
后為主不得為世故八
雖有成王之明然二周召之佐今東方
連年飢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師古曰
人專食菜故肌膚青
黃為菜色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師古曰
比類也湖汙也音
下頓反 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
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

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
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
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張晏
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
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到後七年之明歲
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李奇曰凡宮
廟成殺牲以舉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
禮也詩小雅斯干之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故秦
引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
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
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般庚遷殷其所避就皆
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

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
上遂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
發之奉以中郎為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
皆以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
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

數為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
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
家有中袞院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

陰陽句一傳本
音

不坤曰尋所精
探曰日下星及
河濫之災處可
謂明人之際

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

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樞是其迴轉者也天文
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

太微四門廣開大道

與通極為一體故
曰通位帝紀也
孟康曰太微
之四門也

張舒布燭臨四海

張晏曰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
布張廣也翼翅夾張故言也

微處士為比為輔

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輔佐也
處士儒學之官為太微輔佐也

次帝廷女宮在後

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次太
微為天帝廷女宮謂軒轅星也

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

師古曰賢賢尊上賢
人易色輕略於色不

天官上相上將皆顛面正朝

孟康曰朝太微宮
也西垣為上將

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

東垣為上相各專一
面而正天之朝事也

存一數請抑外
叔云邪佞而進
志賢以尊本朝
似也己而智良
等以言災異欲
退丞相御史以
准李尋解光以
之朝議涵涵卒
以蒙禍豈其學
濁數而不能
達道者乎
劉向曰正言星
宿何故忽說五
經蓋謂二十五
舍災感往來無
常

貴之

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諛諛之言。任

乞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師古曰諛諛小善也。乞壯健也。謂聽杞子逢

孫揚孫之言言鄭可襲乃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伐鄭遂為晉襄公所禦而敗於殽三帥盡獲匹

馬隻輪皆無反者諫音踐乞音目乙反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

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師古曰謂晉歸二帥之後穆公自悔作秦誓云雖則云然

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警自言前有二然之過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失矣百里奚

本虞人也穆公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

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

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

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

王維楨曰此勢
謂告王根誠為
忠告

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

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師古曰

謂若童童証及與人之誦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諄逆。咎敗將至。

徵兆為之先見。師古曰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

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二憂。竊見

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

也。彗星爭明。張晏曰與日月爭明庶雄為桀。大寇之引也。師古

引致大寇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

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應劭曰謂小女陳持弓也此獨未效。聞者重

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師古曰旁附也仍頻也

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

張晏曰犯東井有水

在北河北天淵十星在北斗星

災孟康曰積水一星

東南缺者拂其角而過之也

日數湛於極陽之色

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為極

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為極

羽氣乘宮

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

少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君也晉灼曰羽北方水也

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

師古曰錯

也

雜也言河徙流

盛冬雷電潛龍為孽

不從故道也

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

孟康曰五行見張晏曰五行

幽囚之象也

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曰天文志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藏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

出所見下有亂

者亡有德者昌

日蝕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

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掃除改之

則有年二期

師古曰言可

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

猾

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

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

大職

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

諸闕茸佞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

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

趨邪陰湛溺太陽

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

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仰見效可信者

也

孟康曰天文志云縣上炭也以鐵易上耳先冬夏

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

隆按見效與上頗效未效相應

陳仁子曰李益
災異之對歷歷
指證似精於縞
數者然此時王
莽方罷大司馬
就策凡兩月而
尋不知徵應在
此何耶其後以
漢家中微言之
無驗下吏減死

一等徒敦煌郡
以災異進身者
以災異喪身獨
奈何哉

隆按此一段即
日之變應在人
君勸帝執乾剛
之德

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案行事考變易

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服虔曰姓名也曉水掾周敞主

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侯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

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問者水出地動日月失

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陛下

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

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

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

淺過隨眾賢待詔師古曰過猶謬也食太官衣御府又汗玉

堂之署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時見延

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

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警言師古曰問

謂明空際之時也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

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

晷師古曰晷景也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

以歸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

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

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

二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

人物昔起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

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

使所營師古曰營謂統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

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

間差瘡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

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

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

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

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

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張晏

才坤曰必有暗指唐順之曰此即谷米後宮之對

陰按此段即月之變應在母后勸帝親求賢士

日日夜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光明陰得施也陽不能制陰陰桀

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

聞月者眾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

里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

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

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

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孟康曰軒轅南大星

為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

厭如滅鄭氏曰厭音厭桑之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

厭如滅

陰按此段即于
星之變應在兵
寇內亂勸帝行
祭肅壇之禍

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
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師古

曰言天下事重大臣之任當得賢能者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

崇社稷尊彊本朝師古曰邪彼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異令其盛彊也臣聞五

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

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

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

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帝填星為女主也當以義斷之熒惑

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印張晏曰兩宮謂紫微太微入天門

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當從尾北

而今貫之尾為後宮之象也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孟康曰奎

為天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龍軒轅也當門而

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

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張晏

曰厥弛動搖貌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師古曰進其黨類而擁蔽

善人善人太白出端門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

上堂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感歷兩宮也余謂太白也土堂入房星也不

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

毋忽親疏之微師古曰微謂其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

滌濁滅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

按此下又歸
正順時上

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非師古曰。帚與字同。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與張晏曰。達於月令也。師古曰。與溫也。音於六反。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

唐順之曰。此即魏相月令明堂之對

隆按此傳即水之變。勸帝抑外親大臣

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師古曰。枹擊鼓之椎也。音乎其。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

茅坤曰尋能接
河水之溢以馭
外戚得進言古
隆按此段即地
震應朝無奇策
固守之臣勸帝
河外親以舉賢

之終始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洛脉通。師古曰。洛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師古曰。畎澮。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一丈謂之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

唐順之曰此即
梅福之說

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陵夷。謂積替也。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

素養不可以重國

師古曰伏歷謂伏槽歷而秣之也趨讀曰趣

詩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

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

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

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

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

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

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

偽並與外戚顛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師古

日謂趙飛燕姊妹也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

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

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

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

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

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

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

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

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師古曰謂裁量而反思之

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

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

隆按此本字應上本強則精神折衝句

第坤曰尋之柳
外家之言是時
衣帝亦稍稍動
心矣惜也當時
王氏已久擁大
后而有中外盤
據之權肘腋之
害也丁傳董特
眉睫之盡也尋
不能於中分別
言之豈其知天
文而亦未深世
故者歟

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
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
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
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
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
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
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服虔曰重平渤海縣也晉灼曰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
假鬼神罔上惑眾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
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

隆按用李尋亦
好之句接上起
徐中行曰尋前
所言日月星辰
順逆之度與夫
時事之多舛外
戚之擅權皆繫
鑿可聽何迺隨
於忠可之說即
亂政事自羅寘
斥將誰咎哉

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
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為不合五經
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
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
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
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
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
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行咎殃且亡師古曰言知道
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
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於是制詔丞

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

師古曰周書洪範五福之數也言得壽考

而終其命也

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

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

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

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

師古曰言山川竭也

大異

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

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

獲受命之符

師古曰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

朕之不德曷敢不通

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

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

按止疾自若與上幾其有益句相顧

茅坤曰此固賀良失言而尋亦不能無罪矣

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賀

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

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

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

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

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

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

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

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

赦令也皆蠲除之

師古曰唯赦令不改餘皆除之

賀良等反道惑眾

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常光祿大夫毛莫如
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師古

曰當謂處正其罪名

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

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
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
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
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
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詛係託象

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
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
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
夫

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官有良等執左道亂朝政

此其罪在傾覆國家誣罔上下不道實良等皆伏

尋父解光滅死一等從輕也

贊曰幽贊神明通今天下之通者莫若乎易春秋

十籒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理

夫不可得而聞已矣

司言陳壽對悉斷罪辜不致輕亦不密以夫身悲

幾率辜荒效此學皆之大好世京天國國不量

駭近不與平對限果中中皆下吏具列凶特

